

民國文獻資料叢編

民國時期
話劇雜誌
彙編



田本相
宮寶榮
周德明
主編



第四十五冊

民國時期

話劇雜誌彙編

田本相 宮寶榮 周德明 主編

湯逸佩 黃顯功 執行主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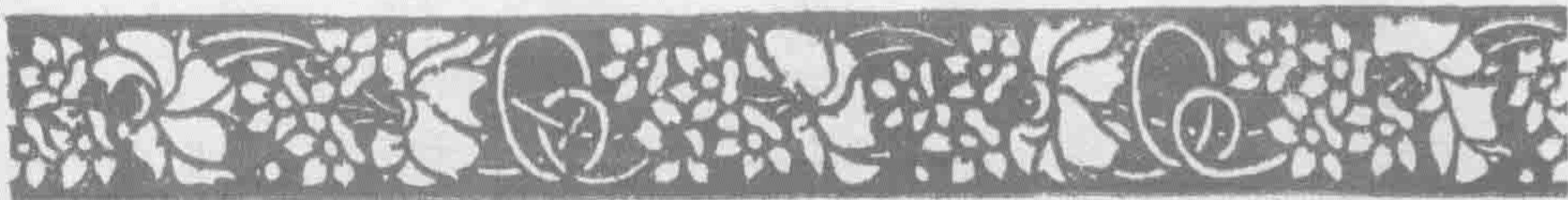


民國時期文獻
保護計劃

• 成 果 •

第四十五冊目錄

文學創作	熊佛西主編	桂林：文學創作社出版	
第三卷第一期	一九四四年五月		一
第三卷第二期	一九四四年六月		一〇五
文學月刊・戲劇專號	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會編輯	北平：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會出版	
一九三二年三月			二〇七
文藝生活・獨幕劇專號	司馬文森、陳殘雲編輯	香港：文生出版社出版	
一九四七年七月			三五一
文藝舞臺	文藝舞臺編輯部編輯	太原：藝術通訊社出版	
第一卷第一期	一九三五年十月五日		三九三
第一卷第二期	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日		四一三
第一卷第三期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五日		四三三



文藝創作



熊佛西主編



第三卷 第一期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五月十五日出版

雲南興文銀行營業廣告

存款

利息優厚

手續便捷

匯兌

取費低廉

兌

普遍迅速

放款

扶助工商

欸

協進生產

一、通匯地點：

重慶 西安 成都 桂林
西昌 柳州 貴陽 瀘縣
宜賓 南充

雲南境內各地皆可通匯。湘，閩兩省境內均可轉匯。

二、總行：

雲南昆明南屏街口

三、桂林分行：

桂西路五十一號

電報掛號『五一一九』

電話號碼『二〇一八』

熊佛西啓事

屢承讀者賜函問及關於訂閱本刊之手續或查詢遺失與延誤諸事，本人未能一一奉覆，殊以爲歉，蓋本刊二卷六期以前之業務概由蔣本菁先生負責辦理，本人向未過問，恐讀者諸君有所誤會，特此申明，敬希鑒察。

文人出版社啓事

本社總經售「文學創作」僅自三卷一期起，二卷六期以前各期及第一卷合訂本之業務，仍由蔣本菁先生（住桂林伏和路三號）直接負責辦理，特此申明。三卷一期以後之業務（所有批購定閱諸事）則由本社負責辦理，繪蒙賜顧，毋任歡迎。

文學創作第三卷。第一期目次

敬啟本刊作家・讀者・同業……………熊佛西(1)

簡評

詩人節談詩人氣節——祝文協成立六週年——為出版界請命——
從西南第一屆開展着未來的副運……………(2)

小說

過年……………茅盾(4)
花園中……………艾蕪(30)
蝸牛在荊棘上(中篇)……………翎(37)
湛藍的海(一)……………碧野(14)
靈眸抗戰中的母性……………胡仲持譯(66)
鐵花(連載)……………熊佛西(55)

詩文

紀念詩人節……………紀念與語言……………王柳亞子(27)
紀念與語言……………王柳亞子(27)

傳記

九十七年(讀四)……………柳亞子(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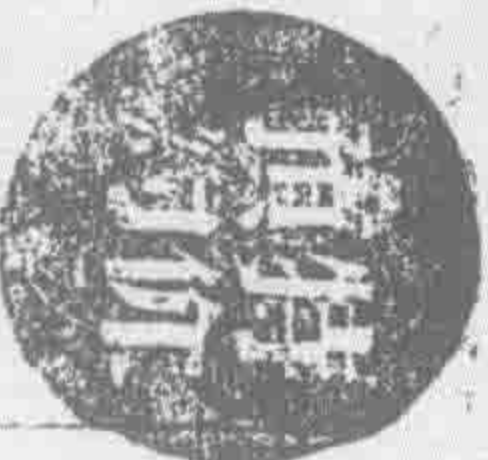
散文・隨筆

✓回憶二十五年前的香港大學……………朱光潛(78)
南歸散記……………謝冰之(86)
居室記……………長

詩

離壁新譯……………浪譯(86)
四月……………郭風(95)
給耕耘的人……………禾(97)
兩盞小燈籠……………臧克家(94)
文創點滴……………記者(98)

著錄大兩 社版出人文



鐵笛

熊佛西著
長篇小說

五十年

第一集：少年時代

文壇正

第三卷，第二期

要目預告

第三卷，第二期

鐵笛

熊佛西著
長篇小說

五十年

第一集：少年時代

文壇正

第三卷，第二期

要目預告

第三卷，第二期

四五—〇號對報電 號六十路善崇林桂 社版出人文：所行發

敬致本刊作家·讀者·同業

牛佛一

親愛的朋友們：

在接近勝利的今日，在這春光明媚，萬花齊放，農人忙於種植的季節，我在這裏寫這封信給你們，真有說不出的興奮。然而回顧本刊的過去，我也不無感慨。

光陰荏苒，本刊創刊忽已兩載。兩年來荷蒙諸君愛護，使本刊得以發展至今，在這抗戰的文壇上茁出了少許微弱的新芽，在文壇鬥爭的領域裏放射了一點小小的螢光。作家們在艱苦的環境中爲我們撰稿，讀者們在節衣縮食中踴躍地訂購，同業們在事業的低潮中爲我們熱心推銷，他們這種贊助與盛情，使我們感愧而永不能忘！

不用諱言，在過去的兩年我們的確遭受了不少的困難。最大痛苦是物價的波動澎湃，使我們微薄的資金無法週轉。在創刊的兩年秋天，最上等的南雄紙僅值二百四十元一担，時至今日竟漲到四千餘元，其餘如印刷排工等幾乎無一不漲至十倍以上！而我們又不願將本刊的定價過分提高，以免增加讀者的負擔。嚴格說來，辦刊物與辦學校無異，都是文化教育事業，不能和普通商業相比，採「羊毛出在羊身上」的辦法；我們認爲這樣會損傷一個前進刊物的莊嚴與使命。爲解決這種困難，將本報先生幾乎無日不在苦鬥中，兩年來，他真是辛苦了。這個刊物雖是我和他合力創辦的，但經費的來源完全由他一人籌劃。我們都知道他並不是一個有錢的人，不過受了愛好文化事業的驅使，他不惜一切而奮鬥！至於我自己，朋友們更深知，是一個十足的寒士，除了一枝筆和一顆赤誠的心——以文章報國的決心——別無所有！

我現在坦白地將這些瑣事直陳於諸君，并非要求你們憐恤或同情，不過表明：在這種艱苦的時代裏辦一個像「文學創作」這樣的巨型期刊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然而我們并不因難而退。我們還要奮鬥。要更努力地奮鬥！我們的困難最近被聶敘倫（故作曲家聶耳之兄）與郁柏林兩位先生彌補了，他們爲了友誼與同情，爲了使這個已有相當歷史與聲譽的本刊不致中斷，慨然允諾加入我們合作，與我們共同來苦撐！他們這種愛護文化事業的熱忱與精神實在值得敬佩。希望本刊今後得着他們兩位的支持，基礎日形穩定。本社爲了加強業務與工作效能起見，已組織了一個理事會，公推聶先生爲理事長；希望本社的工作今後在理事會的管理下能够順利推進，俾同仁服務民族國家的願望得實現。

末了，我願在此附帶地向本刊之友查性初、洪素野、卞祖紀潘太風諸位先生致懇切的謝忱，向我們的同工薛天鶴君致慰勞之意。兩年來，在編輯印刷發行各項工作上，他們給了我許多寶貴的指示與幫助。

在接近勝利的今日，在這春光明媚，萬花齊放，農人忙於種植的季節，我在這裏寫這封信給你們，真有說不出的興奮與感慨。希望我們站在不同的崗位上爲國族而努力！我虔誠地在此敬祝諸君健康！

簡評

詩人節談詩人氣節

五月五日是我國的詩人節，相傳這一天是我們民族詩人屈原投汨羅江殉節的日子。用這天來作我們的詩人節，一方面表示我們對於屈原的懷念，同時也想以屈原那種公忠為國為民，襟懷壯闊，浩氣烈節的意志精神來激發我們後代的詩人。

但紀念屈原我們必須要認識屈原；要認識屈原唯有把他的詩篇和他所處的時代環境這兩方面去研究。屈原的詩篇「離騷」就是詩人的思想和熱情的一個寶藏。但由於他詩文風格的古奧減弱了他對於今天廣大文藝青年的影響。所以如何將「離騷」古典的詩文，譯成豐富的詩篇又確是今天我們詩人的一件重要工作。在前曾有郭沫若先生的「離騷今譯」，現在本刊本期又將滄浪先生譯的「離騷」刊印出來，這不僅是紀念屈原，而且也是幫助讀者了解屈原的一個用意。

屈原所處的時代正是封建君侯互爭雄霸的時代；而屈原為國為民的公忠志節也充分地表露出他這個士大夫詩人自我的英雄奮鬥。這由於時代環境和詩人出身於貴族的限制，使他和當時的人民緊緊地合抱，因而詩人的一腔孤憤得不到廣大的共鳴，臨了資志自殉！這固然表現了詩人壯烈的死，同時也表現了詩人寂寞的悲劇。所以今天紀念詩人節，我們固然不能對屈原和他所處的時代作超歷史的批評，但在詩人節中來談詩人的氣節，我們覺得現代的詩人應當認清今天自己所處的時代。

今天我們所處的時代是民主的時代。人民已經成為推動歷史進步的任務的主人。人民非但為民主而戰，人民更要求民主的詩人，民主

的詩歌，以及直接從人民之中產生大眾的人民詩人。因此，我們今天所需要的詩人氣節就不是屈原式的，而是要以人民為民主而奮鬥的，不屈不撓的韌性的新英雄主義的那種氣節。

祝文協成立六週年

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到今年四月十六日足足成立六年了，重慶總會和桂林分會都舉行了熱烈的紀念。

全國文協的成立，是文藝界在抗日的旗幟下緊密地團結起來的表現。本來文藝界的團結並非在抗戰爆發之後，而於一九三六年六月七日作家們曾在上海成立「中國文藝家協會」，這就是全國文藝界團結的起點，也就是文藝界自覺地站在時代的前驅，大聲疾呼，喚醒全民族團結抗戰的具體表現。

因此，自文協成立以來，在文協領導下的抗戰文藝運動，雖然僅僅短短的六年，可是這六年來中國新文藝的發展却有了飛躍的進步。而這個飛躍的進步並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由於中國人民光輝英勇而又艱難困苦的抗戰生活給予抗戰文藝以豐富的主題，使抗戰文藝的花朵植根在人民現實抗戰生活的豐饒土壤裏成長起來。這是抗戰教育了中國人民；而抗戰也擴大了抗戰文藝深廣的內容。因而抗戰文藝的表現也就是人民戰爭生活的昇華，抗戰文藝的發展也同時教育了戰鬥的人民。

但給抗戰文藝發展的另一個重要的因素是抗戰初期良好的環境，使抗戰初期的文藝作品能廣泛地表現出全國總動員，前方英勇抗戰，後方熱烈愛國的情緒。更由於廣大的人民的覺醒，人民更直接要求表

現人民底戰爭生活的大眾文藝，助長新文藝的發展，培植了廣大的文藝工作者，和漸漸成長起來的出身於大眾之中的作家羣。

可是由於抗戰的進步，與乎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人民生活無比的艱苦，與文藝工作者本身的貧苦，以致民衆動員工作未曾達到理想的階段；更由於許多文藝工作者本身對現實批判的思想熱情的貧弱，與乎市儈的影響，更助成目前大後方文藝界的貧弱與混亂。

然而，現實的發展與推進歷史的任務更加重地課在我們文藝工作者的身上。由於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同盟與軸心的分化，日寇已成為法西斯的有力支柱，中國對日抗戰即是全世界反法西斯爲民主而戰的一個主要盟員。中國抗戰，本質上即是反法西斯的戰爭。中國人民同時要負擔起民族革命與人類解放兩重任務。所以反法西斯的任務更賦予了抗戰文藝以更積極更寬廣的思想內容。另一方面全國人民正迫切的發出要求民主政治的呼聲，而新文藝運動也只有在民主政治的環境中，才更能暢旺的開展。因而現實所課與文藝工作者的任務是爲抗戰、爲反法西斯而奮戰，和要求實現民主政治的文藝。所以在文協成立六週年紀念的今天，我們首先要全國文藝界要在抗日反法西斯和要求實行民主政治的偉大任務面前，更緊密地團結起來。

其次，我們也要求作家本身提高自己對現實種種不良傾向，批判搏鬥的思想和熱情。這就是說：在表現和觀察客觀的現實生活時，加強和深化我們主觀的熱情和批判搏鬥的思想，對生活要有強烈的愛憎。歷史的任務給我們指出了抗日反法西斯和要求實行民主政治的方向，但在我們把握了這個任務之後，需要強烈地去執行。我們要求文藝界的同道們，不要氣餒，不要萎縮，要站在新時代的前面和人民的前面而努力。我們願以這樣的心志與全國文藝工作者共約共勉！

爲出版界請命

近兩月來紙價暴漲，一種畸形的暴漲，譬如以桂林的市價來說，南雄工合紙在兩月前僅值二千元一擔，現在却漲到四千五六百元。這的確形成了當前出版的危機。

我們覺得紙價的暴漲與米價的飛漲同樣地有害於目前的抗戰形勢，因爲紙是構成人民精神食糧的要素。假使長此讓它飛漲而不加以抑制，恐怕大部分的書業將來都要被迫停頓，這對於我們的文化抗戰是何等重大的損失！自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我們從報章雜誌上時常看到蘇聯、英、美各同盟國家的文化事業激增的消息，使我們非常慚愧。我們決不能落人之後。希望政府對於目前紙價暴漲的原因加以澈查，假使是有人囤積操縱，必須予以斷然處制！

我們在這兒爲全國的出版界請命！

從西南第一屆劇展看未來的劇運

這次在桂林舉行的西南第一屆劇展，參加的團體有卅餘單位，共一千餘人，連續演劇九十日，可謂我國戲劇界空前的盛事。會中所演各劇成績都相當好，戲劇工作者艱苦卓絕的精神尤值得我們欽佩。

我國的新興劇運原只有三十多年的歷史，在這短小的歷史中戲劇工作者已爲未來的劇運開闢了一條大道，——否定了昔日封建社會把戲劇當着單純的娛樂，而建立了戲劇的文化教育的偉大功能。從這次西南的劇展更展示了新的戲劇的使命。

不過現階段的成績我們不能認爲滿足，爲了爭取更豐富的收穫，對於目前的戲劇環境我們提出如下的意見：

- 一、戲劇的演出必須更普遍地深入民間。劇本的內容必須是大衆現實生活的反映。演出的水準也必須進一步地提高。
- 二、以辦學校的精神辦劇團，辦劇場。
- 三、放寬劇本審查的尺度。
- 四、凡富於教育性的演出應一律免捐免稅。
- 五、在全國各地有計劃地建築公立劇場。
- 六、多培養戲劇幹部。每年遣派相當數量的專門人材赴外洋學習或考察。
- 七、工作者的權益必須予以保障。劇協的組織必須加強。

過年

茅盾

走過那叫做「精神堡壘」的十字路口的廣場時，刺刺裏一輛奶油色的流線型轎車，不作一聲，就直衝過來；老趙心裏一懣，兩條腿就不會動了，一雙眼睛却瞪得大大的，直望住轎車裏彈簧上懶懶地斜靠的一位紅紅綠綠的少婦和一條意氣不凡探出半個頭在車窗口的金黃絨毛的大洋狗。

這不過幾秒鐘的工夫，——希望人家會在這麼幾秒鐘裏就有補救辦法，原是太高的要求，人家是風馳電掣慣了的。這要靠老趙自己，幸而老趙總算還有應變之才。儘管心跳得那麼響，眼睛還是瞪得那麼直挺挺地，他的兩條腿却開始向左邊讓了。一陣風把老趙的棉袍捲得高高的，那汽車擦身而過，這時牠倒吸吸地叫了兩下，又放一個大臭屁，便將老趙撇得遠遠的。

老趙停下腳步，摸着胸口，朝那去遠了的汽車瞟一眼，低着頭再定。十年的伺候上司的生活，造成了他這習慣，走路時眼皮低垂，視線不出面前方丈之地，而剛才幾乎吃了大虧；他偷偷地歎一口氣，有意挺了下腰幹，抬起頭來。只剩一枝旂竿的「精神堡壘」，顯得十分伶仃，本來是有一座木板作骨子，塗着三合土的堡壘的，五六個月前在改建鋼骨水泥的計劃下拆掉了，但現在還只有這麼一枝旂竿留在原處。老趙向那沒有了堡壘的旂竿看了一眼，忽然想起當時這件公事週邊各機關的時候，也曾在他這邊過手，而且因這一過手，他還奉命「下一下呢。老趙那張缺少表情的臉上于是漾起一些相當于微笑的綹紋了。不過，未必就是他對這一件事感到興趣。他本總又望着那旂竿上

面的天空，剛才那憶念便又立刻退去。

跟前幾天一樣，天宇是陰沉沉的，天像在發悶，又像是沒有睡醒，沒精打采似的。雖然說不上是喜歡，老趙可是向來就不覺得他理由來反對這樣的天氣，一年到頭，他白天上公事房，公事房裏他佔有的那個角落反正是不論陰晴都得開電燈的，晚上呢，他當然有個家，一丈見方那樣一間，儘管外邊太陽晒得狗吐舌，他這裏還是得不到什麼陽氣。在這一年之中只有三五個月的好天氣的地方，老趙總覺得太好的機會，除了到公事房去的路上，那就數到例假日了。可是好天氣的例假日却最使老趙為難；那時候，不但他的老婆兒女總想上街去散掉一點霉氣，就連他自己也有點心裏癢癢的。不上街總也悶了，一上了街，老趙就像是在逃難，總是低頭疾走，——他相信他總會用這一個方式才能夠抵制了老婆兒女的買東西的要求。

這簡單的不必告人的理由，使得老趙成為經常早到遲退且常常欣然代同事們在例假日值班的標準的奉公守法的人兒；同樣的原因，也使得老趙，在這「農曆」大年夜的前夕看着同事們紛紛上請假條子而會無絲毫模仿之意。昨天，同事小季半假拍着老趙的肩膀說：「嚇，聖人，老趙你真是聖人！」那時老趙正在擔心着老婆家給他的買油鹽柴醬的差使沒法交代，聽了小季這樣的話，只有苦笑而已。

「頭回再到本機關的合作社去看罷，也許又到了貨，總該派人去搶買了去。」老趙心裏在盤算，一邊走，一邊伸手進衣袋，他想起捏着那張親手正楷抄寫的油鹽柴醬的數量的單子。

前面街角，圍供烘烘着一小堆的人。素來不問外事的趙對這道，當然也不會感到興趣。但此時他忽然心頭一動，想道：「要是不過

賣什麼便宜的年貨？」於是貪着也是順便，老趙蹣跚手蹣跚爬到那人圈子外邊伸長了頸子。果然是賣「年貨」的——一個滿身土氣却又歪戴着花呢打鳥帽子的傢伙在數鈔票，兩三隻白嫩的手搶着一束其黃如蜜的臘梅花。老趙的眼光暫時被這兩三隻手吸住，塗得腥紅的指甲像是些紅梅，而凸起在水葱般的纖指上的寶石戒指，綠的就跟老趙去年咯血後吐出來的臭痰彷彿，晶光閃爍的又和今天早上老趙的孩子餓慌了掛在眼邊的淚珠相似。老趙的眼前猛然一陣暈眩，只聽得一個嬌滴滴的聲音叫道：「六十就是六十，拿給我！」老趙急忙定神一看，原來是又一隻手加入了這競爭，而手的主人茸茸地正從他身邊擦過，有一種什麼香氣頓時使得滿攤子的羣芳失切了威風。

「我見鬼麼，來看這種的年貨！」老趙偷偷歎口氣，心裏說，抽身就想走。

然而咕的一聲，一輛轎車在他身後停下，驚弓之鳥的老趙急急側過臉去，剛好看見車子裏鑽出一個人來，這却是個男的，衝鋒一般到了花攤邊，一口氣就把插在竹筒裏的各式折枝掃空了一排，同時又對那歪戴打鳥帽的漢子說：「有多少，算多少！」

老趙一手按住口袋裏那張油鹽鹽的單子，轉過街角，急急忙忙走，心裏老在七上八落打算盤。他只覺得口袋是愈來愈沉重，好像裝在裏邊的不是一張紙，而是紙上所開列的那些實物了。他那算盤始終打不通，他的一雙眼睛偏偏又不安分，老把外形的形形色色排進來通報他。這是一家什麼食品店，罐頭，紙盒，瓶子，五顏六色，堆疊得那麼好看，櫃台邊站滿了人，多麼熱鬧；那邊該是售賣官價的油鹽的什麼鋪子了，門前的人排成一長行，……在這前面，老趙的腳步又慢了下來了；但是蹣跚腳跟望了一眼，終於掉頭而去了。

「真誤了簽到……」他提醒着自己。

現在他覺得街上走的人，好像都是辦年貨的；而且又覺得手提着鹽菓，餅乾，年糕，瓶裝酒，等等誘人的東西的，也特別多——比空手的人多。他偶然想起昨天也是在這條街上走過，偶然朝一家食品店望一眼，看見高高掛在那裏的一提一提的東西，其實也不過小小兩個

紙盒的鹽錢，再加兩瓶酒，幾塊紅白年糕，可是標價就要千多；「——哦！」老趙像把胸中一些什麼東西噁了出來，不敢再抬頭看了；同時胸中又七上八落打起算盤。這回可有了結論：照他眼前的能力，口袋裏那單子上的東西除了糖鹽還可以對付，只要本機關的合作社不開他的玩笑。

「糖是奢侈品！」他自己對自己試行說服，——同時也可以說是在預先演習如何回去說服他的老婆和孩子。

不過，老婆在七八天前就從菜市上從小雜貨店裏聽來的那句富有威脅的預言：「過了年，什麼都要漲價，都要飛漲！」這時又兜上了老趙的心頭，這却是怎麼也沒法「說服」的啊！

這樣想的時候，老趙覺得他那口袋沉重得好像不是他的力量所能夠負荷了；他咬一下牙齒，拼命捏住那張親手正楷抄寫的購物單子，衝了頭快跑。

二

不久以前，有過裁員的風聲。老趙在受到那出名是「半吊子」的鹽科長對他作的神經攻勢的一剎那時，確也十分惶恐。但是接着，就有人——尤其是那個小李，偷偷地安慰他，說他那樣巴結公事還會發神，那除非衙門裏根本不想用人。小李這話有多少成份的善意，那只有天曉得，可是老趙因此倒也安了心。

後來，固無沒有事。半個月過去了，風平浪靜，然而老趙心裏的愁悶却與日俱增了。因為連天天盼望的待遇的調整也毫無動靜，而鹽價的波動却像參風雨似的震撼了整個山城。當裁員風氣尚未平息的時候，同事阿唐，一位脾氣不小的少爺班，曾經發過牢騷道：「誰希罕這芝麻大的差使！一個月的薪津還不够打一場沙盤。我就說，老子發個法兒，發這麼幾十萬國難財給大家瞧瞧！」這話，老趙當時在旁聽得，不免感觸萬端。他記起了關於小錢的故事。這一個毛頭小伙子三年前和科長囉氣上了縣呈，誰知去年有人在內江遇到他，居然非復當年阿蒙。這一發見，成為多時的閒談的資料，也引起了若干人的猜測

和衝動，甚至老趙的麻痺了的神經也暫時擱起了一點幻想。這，恐怕是老趙有生以來第三次的「興奮」。第一次是剛離開學校，正準備投身社會；第二次是結婚。這兩次大事在將來未來之際，老趙都給自已盤起一些空中樓閣，算是他生命史上最合理想的一刹那。近來雖則已非昔比，可也還沒冷透。所以，當聽得阿唐的那麼昂貴天外的壯言，又想起小錢的故事，老趙那時纔模糊有這樣的意思在腦子裏閃過：「要是當真被我了，也許倒是我別開生面的一個機運，人是習於苟安的，打破了他的現狀，他倒還得非振作不可，非冒險不可了。」——這一點模糊的念頭，當時原也一閃即逝，然而大概還留點兒根在他心的深處；固然說不上確有機會便能抽芽，但有形無形支撐着老趙的冷靜態度，覺得手中這根「雞肋」能保也好，省點事省點精神，如果保不保呢，那也罷了，塞翁失馬，安知非福？他就依賴他這生活哲學天天做着刻板的事：準時到辦公房，準時回家睡覺。同事們以為他是巴結這份差使，那知道他却另有見解。不過，儘管他對於職業能取這樣冷靜的態度，仍有使他不能冷靜的事，這就是物價的波動越來越厲害了。

「難道我就把這作為藉口，和科長吵他媽一架，然後讓他開除我，而我們像小錢那樣柳暗花明又一村麼？當然這樣的想法不太穩當，而且據說現在又不是小錢賠氣辭職那個時候了。現在做生意也不容易呀！……再說，也得有憑藉；也得有人帶着，你自己孤氣獨架失了業，朋友們也未必就同情你罷？」

這樣想着，老趙就抬頭四顧，似乎身前後就有他的朋友，而且是比他更有辦法的朋友，他要看看他們的臉色究竟怎樣。

朋友的面孔當然沒有，離他一箭之遙，却有所服務的那機關的白底藍字的牌子，而且主管長官的包車也停在門口了。

這一吃驚，當真不小；現實的壓力強於一切，老趙腦子裏的雜亂的念頭，一下跑得精光，他三步併作兩步，急急奔赴他的「崗位」，臉色不免慌張。

待到走進他那一部分，一眼看過去，大勢固然異乎尋常，科長滿

臉嚴肅，老趙記不起當年南京撤退時科長的臉色是否還更嚴重些。本來說好了今天上午來應卯，而下午則可隨便的兩位科員則低頭忙着什麼公事，眉宇之間委屈萬分。顯然是發生了什麼大事，不會是前線有了什麼變化，前線這一向是平靜無事。而且即使前線有重大事故，也和這從事建國的文機關不生關係。所以準是本機關裏出了事，所以主管長官那麼早就到來了。「難道是那話兒來了麼？好，自然解決，這雞肋，這可真要置之死地而後生了！」——這樣的念頭，立時又在老趙腦子裏閃過。

然而現實形勢不容老趙多作猜想。翻着一些紙條的黃科員輕輕的向老趙嗽一嗽嘴巴。老趙就跟這一嗽站到黃科員桌子前了。黃科員將那些紙條往老趙手裏一塞，不勝怨艾似的低聲說：「快辦，趕辦，快！」

老趙看那些字條子，原來就是昨天批准的那些假條，他摸不着頭腦，黃科員不耐煩地連聲說道：「追回來，追回來！」然後又朝科長那邊望了一眼，壓低聲音把事情的大概告訴了老趙，用一句沉重得像鉛塊似的句子作了結束：「這是局長立等着趕辦的，關係非淺！」

到自己那角落裏坐定了以後，老趙就抖擻精神翻起那要公來。這時他完全安心了。他反倒有幾分快感。他一邊催着手裏那枝毛筆，一邊却在暗暗想道：「他們估量來，明天會突然來一個抽查，哦？准假的追回，恐怕有幾位同事此時早已鑽到什麼地方樂他的去了，壓根兒不會曉得又不准假了；要是今天下午就來個抽查，那末，這些仁兄可倒了霉了！」他忍不住暗笑。不過，這並非老趙有幸災樂禍之心，他這笑，還是為他自己。因為明天既然大家都非到公事房不可，自然他的不能陪着老婆和兒女度過那煩惱的佳節，更是名正言順的了。管他明天左鄰右舍如何隔拱拱作樂延宕，反正他來辦公室一躲，老婆的絮叨付之不聞，那不乾脆？

但是，他又替小李叫屈，小李的的確確早已經過周密的計劃，準備趁這一年一度的佳節回家去樂幾天的。小李還認真的說過，要請一次客，請老趙去看戲。老趙也早有成竹在胸，如果小李這話兌現，他

就讓老婆帶了孩子去代表自己。現在，這一切都完了蛋。

快到中午，什麼都辦妥了，保證明天如果抽查到了，決不丟臉。那些得了訊，又來坐在辦公室裏的人們，有一句沒一句談着閒天。話題時時落到明天的抽查，經驗豐富的人便說：「未必當真抽查，不過要大家警惕一下，免得太那個。然而，大家不到齊，那又有未便。」

黃科員却搖着頭，微笑不言。

「哦，不雖然麼？」經驗豐富者不服地問了。

「恐怕要認真的。」黃科員躲躲閃閃回答，「不記得前些時的裁員之說麼？雖然沒見實行，這案子並未打消呵！所以我看來，明天是會認真放在的。」

這一來，大家都默然了。問題好像是不止於犧牲一天的作樂了，有幾位用心深遠的就想自己手頭有沒有壓積什麼要件，還想想平日上司對自己的印象怎樣，但所謂阿唐者却忿然作色道：「那我倒要試試，反正我是早就被人家看着不順眼的！」

「何必！何必！」有人從中解開，而且把話題轉換，「唉，明天照常辦公也好，大家省幾個錢。」

於是談話又轉到物價上了。

有人說：「大減價的舖子真多，幾乎一條街上沒有不是大減價的，可是一看標價，比上月不減價的時候倒又提高了。」

「這是爲了下月不減價時再提高的準備呀！」又一人立刻接着俏皮地說。

各種的報導，各種的預測，於是紛紛而來。

老趙坐在他的「崗位」上，只是傾耳諦聽，臉上沒有什麼表情，心裏也不起任何反應，大減價的舖子跟他向來很少關係，正像早上他路上碰見的鮮花攤兒一般。和他有切身關係的物品，向來是無所謂大減價的。至於黃科員的危言，在老趙的既定態度之下，也不會發生什麼反應。只是他倒有點替小李着急。此時還不見小李露面，恐怕他是在夢中呢，明天早上難保不誤事，而且小李就要結婚，只待過了這年。

「不過小李也許和阿唐一樣，不在乎這一隻飯碗，」老趙在心裏說。小李平日手頭的比較寬鬆使得老趙自信他這推測不怎麼遠於事實。但是他又馬上提出反駁道：「那是因爲他還沒有負擔，這年頭兒，有一份事，一個光棍子，總還能勉強對付。再說，快要結婚的人要是碰到了那樣一件事，無論如何精神上總是一個不小的打擊！」

他一邊想，一邊惘然看着那些閒談的同事們的臉。他忽然覺得這些臉都很陌生，這些臉雖然各有各的表情，而且是極善變的表情，可是又都那樣勉強而刻板，好像是些不同形式的面具。而且即使是高聲的笑，那笑聲也極不自然，似乎本來不想笑，也並無可笑之處，不過爲了閒談中間總得夾一點笑聲才合式，於是就官樣文章的笑了起來。

這一個新的感覺，使得老趙心裏發毛，不敢再抬眼看人了，而且又不敢想像自己的臉是否也跟面具似的，如果是，那又是怎樣個樣子？

「喂，趙夫子，悶悶的愁些什麼呀！過一天，何必不算兩個半天？」

老趙急忙抬頭一看，對自己說這話的原來是阿唐。這小伙子滿臉油光，倒是精力瀰滿的樣子，只是眼神昏眩，那一對溜轉不定的眼珠活像是兩顆弄髒了的玻璃彈子。

「噲，沒有什麼，」老趙嘴邊的筋肉不自然地扭動着，聲音枯啞地回答，「沒有罷，瞎說。」

阿唐怪聲地笑了；這笑，老趙聽了，卻毛骨聳然。同時又聽得另一聲音說道：「我知道老趙的心事。他是個規矩人，辦事巴結，一年到頭，向來不請假。明天他也是不願意請假的。他指望明天有這麼一天假，可是沒有，他怎麼不發悶呢！」

這一位心理分析家的議論還沒說完，大家早又哄然笑了起來，老趙可窘得什麼似的，連大家這哄然大笑的聲音，也好像隔了幾層壁，聽來是多麼虛遠。他皇然四顧，似乎要找個地方逃避，又像是眼兒沒有聽明白那人說的是什麼。

這可招的大家真正要笑了，——少有的自然流露的笑，總算例外

地要來了；然而在這當兒，一個人的匆忙的步伐，使這笑成爲流淚。這來的正是小李，臉上帶着正規的喜氣，當着衆人雙手一舉，就叫這：

「有命令了：明天——春節，各機關——着即——放假一天！」一時忽然都怔住了，太意外。隨即是阿唐的聲音打破了沉寂：「別開玩笑！誰相信這胡說！」

「那麼，算你又取消了命令，也得！」小李半真半假地回答。但是也有人將信將疑，——或者可說是盼望其可信，就都圍着小李尋根究底追問起來，正嚷作一團，突然又有人噓了一聲，大家回頭一看，却是科長踱進了辦公室來。

科長兩手負在背後，踱到房中間，然後很矜持地開口道：「剛才得的命令，明天春節，放假一天。各位都辛苦了，恭喜——恭喜！」

二

幾分鐘以後，在笑語雜沓中，辦公室裏漸漸空了；這一剎時的笑倒真是真摯洋溢的。最後走出辦公室的，是老趙，步子懶懶的。

老趙心裏感到點空虛，有一天假了，倒使他爲難。達到這麼一個習俗相沿的佳節，要是衙門裏乾脆不放假，那他這做父親的不帶孩子們樂一天，似乎也不算有虧父道；可是偏偏又放了假了，他怎麼辦呢？站在馬路上茫然四顧的時候，他的第一個念頭是要設法曲盡爲父之道，反正一年只這一次。於是心裏就默默地計算他的口袋裏的全部財產。他決不會忘記小季說過的請他看電影，然而，一飽眼福的問題儘管是小季給解決了，難道他做父親的就連一些口福都不給他的孩子們麼？不用什麼山珍海味，有這麼一點甜甜的，富於脂肪的，便够叫孩子們快活得跳了；而這，似乎尚在他能力範圍以內。

當下既已想定，老趙毅然決然走進了一家食品店，開始遊目騁覽。這不是什麼摩登的食品店，因而顧客還不怎麼擁擠，老趙讓眼睛先儘量享受，簡直不管那小紙片上標的價目；後來，覺得看够了，正待選擇，雞湯可就來了。他主觀的要求和客觀的現實，對不上頭。以

他那羞澀的錢袋去碰那肥大的物價，簡直是不能想像的。斟酌躊躇而後去，老趙在那鋪子裏圍觀轉，始終決不定主意。

有一個土頭土腦的老漢忽然和店夥發生了爭論。

「怎麼，昨天還是八十，今天就是八十五了？」

「八十五。」店伙回答，臉上板板的，「米要多少錢一斤？過了年，賣九十一百都沒一定！」

老趙轉臉去看，原來爭論的對象是豬油年糕，那老頭兒抓住一塊灰色的——不，應該說是白的，捨不得放手，却又不爽快的買，老趙端詳那年糕上的所謂豬油。老趙側轉頭從旁細看，那年糕的橫斷面固然有幾絲白的東西，那應該就是豬油，整個看來，這索價八十五元一斤的豬油年糕極像是河邊沙灘上一些淡灰色而帶白紋的鵝卵石。

「哦，這有一斤麼？」老趙從旁問。

那店伙只冷冷地瞟了他一眼，不作聲，倒是那老者熱心地答應：「一斤是不到，可是您瞧，才手裏那麼大呢！」

「貴得怕人呀！」老趙低聲說，便也伸手去摸一下那塊鵝石。小臘他只在橫斷面顯出幾條白絲，這東西身上倒是油膩膩的滑溜手呢！這一手指頭上的好感，促使老趙下了決心。他振起勇氣大聲說道：「給我稱一斤罷！八十五元是不是？」

同時他在心裏計較道：「油，醋，這都有；而且又能吃飽，吃點菓什麼的還更惠些。」

取錢的時候，手又碰到自己正楷抄寫的那張單子，老趙靈機一旺，但是他仍然很快地付了錢，拿起年糕，奮步走出了那店舖。

現在只有老趙交辦的差使了。要是這也順利完成使命，那就連夫道也盡了，老趙真可以自做是一個善良的堂堂公民。而手裏的一斤豬油年糕又那麼重甸甸地怪窩心，一絲開朗的縐紋掠過了老趙的蒼白的面孔。

可是靠近本機關的合作社，老趙的心却又愈加不安定了。他一手伸在衣袋裏反覆捏着那張單子，心裏默誦那單子上的品目，每讀一項，眼前便浮出一個疑問號來：他怕那所謂合作社的職員又同舊機關

「沒有」。合作社的家屬日用必需品確實便宜，就可惜常常有價無貨。等到遠遠地看見合作社的門面，老趙幾乎心跳得卜卜有聲，冷清清，合作社竟沒有一點年景。「糟了，一定又是什麼都光了！」老趙心裏叫苦，憑經驗他敢預測合作社門面的冷冷清清就宣告貨架業已空空，然而不到黃河心不死，老趙唯有趕快跑去接受那安撫好的歹運。

「沒有了麼？」他搶步到了櫃台邊，就冒冒失失問。

僅有的一個留守的小職員懶懶地抬起眼皮對老趙看了一眼，只應了一聲「唔。」

老趙斷定是絕望了，然而還盡人事，摸出那張單子，雙手捧呈。

小職員慢吞吞攤開那單子，鼻尖幾乎碰到紙面，像一個大將軍研究作戰地圖似的看了半晌，這才抬頭看了老趙一眼，又哼了一聲「唔」。老趙認定完全是絕望了，眼前便浮現出老婆的陰沉的面孔。可是那小職員伸手到耳朵上取了那夾在耳輪上的鉛筆，就在老趙那單子上宣起判判來了。他劃了幾筆，側頭想一想，又轉臉朝店內看了一眼，又劃一兩筆，然後將單子扔還了原主人。

老趙趕快拾起單子看，嘴角的肉不禁顫抖動。他拿着那單子到處照看，終於一絲微笑似的影子在他臉上掠過。事情雖然不如他老婆所盼望，但也不如老趙所預測。不太好，也不太壞，合作社這一次沒有開老趙的玩笑。

「謝謝你，同志」老趙低聲說，「就這麼罷了！」

他鬆了一口氣，便用了輕快的手勢去摸口袋裏的鈔票。

四

天黑的時候，老趙回到家裏了。這時候，在他這家所在的那條小巷子中，那地形高起的沿馬路的一帶的樓房，早已燈火輝煌，而且簾子們放的花砲亦不時卜卜拖起一條光亮的尾巴在那坡下的小巷子裏，而且麻雀的煞拉煞拉的聲音也在那些樓房裏響起來了。在小巷子裏，也有個醉漢扯緊了嗓子，似哭非哭地，在哼着什麼

小調。從那些破爛的平房裏閃出來的點點桐油燈光，加倍顯出了幾地般的陰森——但並不冷落。擠在這里的人家照例是不能睡起嘴來的，今晚當然不會例外，不過跟坡上那一帶整齊的樓房比起來，這里是另一種調子罷了。

老趙的家也是這樣。他的老婆檢點着丈夫買來的東西，檢一檢，就問一次價錢，又囑咐了一回；兩個小孩子拉住父親一會兒問他明天放不放假，一會兒又誇說他們天黑以前在坡上那一帶樓房前面所見的好吃的好玩的種種；這個說了一遍，那個又拚着重說一遍，似乎光是說說也够快樂似的。

誰說這不是熱鬧的年景？這不算是天倫之樂？覺得今天很有福氣的老趙又要回答老婆，又要回答一對兒女，人是略感到疲乏，然而極窩心，蒼白的臉上例外地開朗。而且他還有一筆得意之作還沒宣佈，他計劃好要等待老婆接收好了她交辦的要公然後出其不意發表他這筆得的「傑作」。

說過了無數次「貴得怕人」以後，老婆的點驗工作告一段落，她站起來伸一伸腰，美中不足似的說：「這一點東西，柴够燒十天，鹽呢，也不會用到半個月，油，那可，——要是手稍爲鬆一點，鹽又三天就完了。……」

老趙「哦」了一聲，却把八歲的小女兒抱來放在膝頭。

「你不知道外邊，油，又貴又難買！」老婆又說：「合作社裏賣完了麼？你應該多買點呀！」

「有倒怕是有，」老趙一邊搖着他的小女兒，一邊回答，「是我的錢不夠了。」

老婆輕輕歎了口氣，不再作聲，便打算去燒夜飯。但忽然想起來似的猛轉身又問道：「鹽呢？忘」，再不然，就是沒有，錢不多了！」老趙不回答，只含糊地點了點頭。

老婆像不滿意似的說給她的兒子聽道：「好，聽得了麼？再不聽吵着吃凍米糖茶了。」于是又轉臉對着丈夫，「剛才我買了三塊鹽米，只這麼一撮，孩子們都快樂得什麼似的，說明天早上有凍米糖茶